

〔日〕森村诚一 著

黄柏 吴非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死亡陷阱

死亡陷阱

〔日〕森村诚一 著

黄柏 吴非 译

(陕)新登字001号

死 亡 陷 阱

〔日〕森村诚一 著

黄柏 吴非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开本 12.5印张 250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4—02641—7 / I·649

定 价: 6.20元

序

热心的读者对于森村诚一都不陌生。

他的著作——《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与《野性的证明》及《摩天楼的死角》、《腐蚀的结构》、《恶魔的饱食》、《新人性的证明》等，曾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兴趣，反应强烈。

作者曾就其《东京空港杀人案》一书说过，“我想要在追查发生于空港密室中的不可能犯罪的过程中，描绘受到强大机械文明腐蚀的现代人的病态”。实际上，自其一九六九年《摩天楼的死角》荣获江户川乱步奖（第15届）以来，在许多作品中，一直致力于描绘“受到强大机械文明腐蚀的现代人的病态”，本书也是其中之一。

当然，作者并不是将“病态”干巴巴地直接端将出来；而是给它穿上故事性的外衣，再加些悬念之类的调味料，然后才拿给读者。读者在醉心地品尝之后，才体味到其中隐藏的有关“病态”的描述。

关于通俗小说的最一般的说法是“有趣味又有益处的小

说”，“有趣味”应是指其故事性，而“有益处”则应是指其中所含有的“文明批评”。作者的小说正是符合了这两点。

评论家下里正树将作者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森村小说雕琢个性的时期”，自一九六九年始，代表作是《摩天楼的死角》。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具有引人入胜的悬念与饶有趣味的故事性。这悬念与故事性两者犹如两条动脉，源于同一心脏。

森村小说的心脏是什么？是“处于底层、不甘冷遇、向往着美好生活、在冷遇中呻吟着的劳动者的愤怒”。作者描绘的是这种扭曲的愤怒变为复仇、犯罪行为或者庞大的野心的过程。

倍受压抑的主人公的“愤怒与悲伤是这一时期森村小说的核心”。

第二阶段是“森村小说开拓题材和视野并获得活力的时期”，自一九七六年始，代表作是《人性的证明》。作者通过人性的美善也会导致犯罪的悲剧，无情地剥下了现代日本虚假的“繁荣”外衣。

作者对日本文坛不涉及社会，不涉及人物的职业与阶层、只描写人的倾向提出责难：“日本的纯文学只热衷于描写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中的鲁宾逊。”

第三阶段自一九八一年底开始，代表作有《死亡利器》、《恶魔的饱食》及《新人性的证明》。作者将社会与历史纳入作品之中，以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社会与历史的阴暗面。

本书作于一九七三年，属于第一阶段的作品。书中描写的

政治家贪赃枉法事件固然属于虚构，但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政要涉嫌受贿的洛克希德事件、最近的利库路特公司股票贿赂事件，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这说明，作者具有敏锐的时代嗅觉与洞察力，而本书则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当然，作者在本书中仍然兼顾了“有趣”与“有益”两者：

勤奋一生的下级官吏成为牺牲品；

干练警探追查不法事件，误中美人计，丢官去职；

高级餐馆老板娘的女儿同警探的纯真又无望的恋情；

在同一饭店同时发生的两件命案，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在风景幽美的山山水水之中，追查罪犯行踪的“新婚旅行”；

幕后人物的傲慢、冷酷、贪婪、玩弄权术蚕食鲸吞国民血汗的丑恶嘴脸；

正义终于战胜邪恶，首恶就逮；

主人公喜得娇妻，走向新的人生。

作者说，“这是一个仅仅凭借正义感为武器的小人物同权势作斗争的故事。这种斗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当代社会之病态正在于此”。

正因为是这样，本书所起的作用，或者说是社会价值可能会更为重大。

本书由黄柏翻译第一～二十三章；吴非翻译第二十四

~二十八章，冯惠君女士担任译文清稿工作。

译 者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

目 录

序	(1)
一、飞来横祸	(1)
二、山雨欲来	(15)
三、误中圈套	(28)
四、恼人春色	(43)
五、恶出同源	(56)
六、饭店脱险	(63)
七、杀人陷阱	(73)
八、敌忾同仇	(85)
九、密室阴谋	(100)
十、怪鸟鸣声	(108)
十一、山间碎片	(118)
十二、旅馆迷雾	(134)
十三、高峰来客	(152)
十四、神秘情侣	(166)
十五、柳暗花明	(184)

- 十六、情人不贞 …… (195)
- 十七、迷雾漫漫 …… (209)
- 十八、种子之谜 …… (223)
- 十九、怪鸟主人 …… (232)
- 二十、霜晨尸横 …… (255)
- 二十一、人去楼空… …(271)
- 二十二、绑架实验… …(283)
- 二十三、骨肉情深… …(300)
- 二十四、北上寻踪 ……(320)
- 二十五、千钧一发… …(330)
- 二十六、原来如此… …(360)
- 二十七、徒然的终结… …(373)
- 二十八、喜获娇妻… …(383)

一 飞来横祸

(一)

“我们对你深表同情，但是，不得不请你承担责任。”

次长持田稔说出这句开场白后，梅原直人暗想，自己的不祥预感果然没错。

持田口头上说是深表同情，实际上却目光冷峻，态度冷酷，令可怜的牺牲者感到绝望。甚至令人觉得他是个身处安全地区隔岸观火的毫无责任的旁观者。

至于部长笠松立久，根本没有露面。

“您是说要我承担责任？”

梅原呆呆地望着持田，视线虽然投向持田，却茫无所见。

“我们也想要设法开脱你。不过，警方已经插手，我们是爱莫能助呵。”

“可是，我是清白无辜的。”

这是梅原唯一能作的辩解。

“这一点我们一清二楚。不过，对于直属下级的错误，上司责无旁贷。”

梅原的直接上司是持田，其上是笠松，而现在却将责任全部转嫁给梅原。

“我们对你只能深表同情，别无办法。在事态已经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你对部下督导不力的责任无可推脱；而在问题发展到刑事案件以后，我们也无法暗中了结。不过，至少你能无罪释放还算幸运，这应该感谢我们的努力，过一段时间等事件平息以后，你的前程我会想办法的。”

持田以亲昵又肉麻的声调说。梅原明知持田的花言巧语不足为凭，现在也只能信以为真。

梅原失望已极，心神恍惚，眼前一片昏暗。三十年来不懈服务的成果毁于一旦，那崩毁之声不绝于耳。

持田的这一番话，使梅原长达三十年的辛勤劳绩化为乌有，三十年，是梅原的半世生涯，是他生涯中最为硕果累累的岁月。

不仅是化为乌有，而且背负着难以洗清的污名，象垃圾一样被人丢弃。

如果年轻，尚可重整旗鼓，另谋进取；但是，年华不再，他已心余力绌。默默无闻的三十年——在这段岁月里，他燃尽了青春之火；他娶亲成婚，生儿育女；他只有旧制中学学历，一直久居人下，而毕业于一流大学的众多晚生后辈都后来居上，飞黄腾达。

起初，他也曾斗志昂扬，不甘落后于那些有资格的大学毕业生——前途有望的佼佼者，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只是

徒劳的挣扎而已。

即使勤奋努力而且精明强干，无资格者的前途也不能改变。

日本的官僚机构都是如此：资格第一，人材第二；除了出自一流大学（部里承认的国立大学）的人，均视为无资格者，无缘跻身于飞黄腾达之路。这是组织机构上的“种族歧视”。

与其说这是轻视公务员升迁的直接因素——个人能力与努力，倒不如说，根本无视直接因素，仅以学历为准的愚蠢制度，正是日本官僚机构的特色。

诚然，这是腐败僵化的机构，但对于少数佼佼者统率大多数“士兵”的体制来说，确实有效。大老板太阳国的组织中需要的不是能力，而是对上司的绝对服从。在这种上峰旨意主宰一切的垂直领导机构中，身份差异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横画在有资格者与无资格者之间。

因此，可以说在三十年生涯中大多数岁月里，梅原直人对后来者居上已习以为常，无可奈何而心灰意懒。

虽然升迁无望，但是，官府对忠诚勤勉者给予相应的酬劳。他已经有了领取养老金的资历，并且登上了科长宝座（虽非直属局，但终究是科长）。
18
+2
56

公务员的身份得到保障，如能一如既往地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则晚景可保无虞。再者，官府有别于企业，无需致力于增加利润，只需照章援例或遵命行事，毫无风险可言。可怕的是受到贪污受贿的株连，不过，对于工商业者的美色勾引，甜言利诱，只要心怀警觉，常备不懈，就不致落入陷阱。

总之，这个职位舒适安稳。然而，今天，突如其来的片言只语将这一切都剥夺殆尽。

(二)

梅原直人是财务部非直属局——国土厅业务部第二财产管理科科长。业务部负责经管属于财务部的国有财产：第一财产管理科分管行政财产（各部厅机关房屋建筑，国家公园及国有森林等）；第二财产管理科分管普通财产（除行政财产以外的国有财产）。

当太平洋战争正酣之际，富国部（财务部前身）录用梅原为临时雇员；昭和二十三年^{*}，国土厅由财务部分出独立时，梅原同时由财务部调入国土厅。从那以后直至今日，他一直满足于担任下级官吏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底层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得到科长宝座，大概是对他多年始终如一、勤勉忠诚的一种褒奖。

然而，梅原的褒奖，却因一起事件而断送：他的直属部下第二财产管理股长北田文夫，盗用他存放在总务股长处的科长印章，将第二财产管理科分管的埼玉县K市前陆军医院疗养所旧址部分土地处理给K市的公寓业主；并在收取了贿赂后不知去向。

这一内情因同行的竞争对手告密而暴露。当警方怀疑到北田时，他已经意识到危险而逃之夭夭。

警方认为一个股长是无权处理国有土地的，自然怀疑到北田的上司梅原；何况，合同批准书上盖有梅原的印章。

尤其是梅原负责经营国土厅所属普通财产及其附属建筑

* 1948年。——译者

物，警方认定他与事件不无瓜葛。当警方深入到厅内明查暗访时，持田与笠松为了保住自身而殚精竭虑；工作全然弃置不顾，为了将事件在梅原处了断而费尽心机，值得庆幸的是，北田受贿的款项数额不大，未构成贪污罪，而仅以受人请托贪污未遂定案。

梅原因证据不足而释放；对北田则开始指名通缉。

然而，这一刑事案件已闹得满城风雨，梅原必难留任。

虽然是被盗用，但盖有梅原的印章这一事实使得他蒙上同谋犯的阴影。因此，他不仅失去职位，而且，依照国家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互助会法规定，被开除公职，失去了领取退职津贴和养老金的资格。

梅原对于上层人物的险恶用心，了若指掌：对梅原严加惩处以儆效尤，同时，向警方作出严肃法纪的姿态；实际上是舍车保帅，以梅原一个人作牺牲品。

不论是次长持田还是部长笠松，均以国土厅作为回归财务部之前的跳板。在直上青云的一个阶梯上因部下的部下一桩微不足道的渎职事件而受到株连，岂非荒唐。他们仕途坦荡，宏愿雄图，任重道远。

为此，梅原成了绝佳的牺牲品。尽管梅原愤愤不平，却无力推翻成命。

梅原免职的决定虽然是上司保存自己的小小花招，却是凭借庞大权力机构以命令形式下达的。

(三)

“亲爱的，礼堂预定好啦。”

梅原刚回到家，等得心急火燎的妻子光子说道。

“我预定的，亲爱的，是十月份的黄道吉日哩。”

妻子的声音喜气洋洋。他们的独生女儿优子，婚事已经说妥。现在谈的是婚礼礼堂的事。女儿同男方双双一见钟情，相亲后，感情日笃，终成白首之盟。但是，由于空前的结婚热潮，很难租到合适的礼堂，连结婚日期也得取定于礼堂。

现在，妻子终于租到了礼堂。在妻子说这件事之前，梅原已把女儿的婚事全然忘记，岂只是忘记，简直是忘到了九霄云外。

北田受贿是直属部下的渎职行为，梅原心里明白自己难逃池鱼之殃；但是，自己清白无辜，又未形成实际损害，因此，全然没有料到会被革职。

今天在厅里，持田召见时，虽曾有过的不祥的预感，但是，处分如此毫不留情，却为始料所不及。我曾奢望，三十年来忠实的服务会使我得到宽恕。

虽然只是个提升无望的科长，但是，在具体业务方面却享有“万事通”的浑名。

虽然不再奢望升迁，却自鸣得意地以为是厅里不可或缺的人才；但是，他们却毁了梅原的这点可怜的得意——这是他积半生之力才得到的。

但是，梅原意识到，他现在经受不起此种精神打击。因为女儿的亲事已经说妥，男方是良家子弟，毕业于一流大学，任职于名闻遐迩的大公司。

这桩亲事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是门当户对，而对于非直属局的科长千金却近乎高攀。然而，如今连这个职位也已失去。

男方如果得知女方的父亲已沦为失业者，而且是涉嫌不名誉事件开除公职的，那么，这桩亲事可能夭折。

想到这里，梅原不禁担心起来。

“礼堂是曲街的北极星大会堂呵，那地方又豪华，又交通方便，够理想的吧。

“这么好的地方在十月份黄道吉日里竟然空着，真是奇迹。”

“预定的是十月二十九号。优子也准备在这以前提出辞职。”

光子对丈夫心中的郁闷一无所知，完全陶醉于眼前的幸福之中。优子在市中心一家贸易公司担任秘书。

“喂，亲爱的，你在听着吗？”

终于，光子觉察出丈夫那心不在焉的神态。

“嗯，我听着那，一个字没漏。”

“是吗，怎么好象无精打彩的。”

“没什么，下班回家来刚松一口气，你就唠唠叨叨说个不停。”

梅原此时不想让妻子和女儿知道失去职位的事。当然，她们迟早会知道的，不过，应当尽可能隐瞒得长久些。

作为男子汉不仅应当扶养家属，而且有维持其幸福情感的义务。

“说我唠唠叨叨，可真没道理。租到了礼堂你不高兴？”

光子气呼呼地嘟起了嘴。她已经年近五十，却仍然是一副无忧无虑的神情，那是一种在丈夫庇护下对生活安乐美满深信不疑的神情。

“我高兴呵。”

“那你就该再真诚点儿。”

“我是真心诚意地高兴。”

梅原勉强装出真诚高兴的表情。这是他迄今的人生经历中最为痛苦的一次虚情假意。

他心中暗想：不能毁了妻子的幸福；如果现在说明我丢了职位，她就会由幸福的峰巅坠入绝望的深渊！

为了妻子，为了女儿，必须竭尽可能地继续弄虚作假。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却不得不扮演一个最幸福的父亲和丈夫的角色；真令人无可奈何！

“优子还没回来？”

梅原急忙用装出来的轻松语气问道。

“今天晚上和大宫先生有约会哪，订妥了礼堂，两个人大概在举杯庆祝吧。我们也该举杯庆祝一下。我已经买了一瓶‘新干线’。”

所谓“新干线”，是光子以“超特急”（即超特快）谐音梅原所爱喝的“超特级”日本酒的浑名。

“嗯，喝点吧。”

正想借酒浇愁，妻子早已有所准备，他感到欣喜，虽然毫无欢庆之心，但是，酒精的力量照样可以麻痹横遭冤屈的身心；而且至少可以借酒遮脸，易于装出兴高彩烈的样子。

（四）

第二天，梅原照常“上班”。三十年来养成的习惯，使